

懷念

傅斯年

胡適·等著
蔡登山·導讀



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
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懷
念

傅斯年

胡適·等著
蔡登山·導讀

懷念傅斯年

作 者 / 胡適等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陳佳怡

圖文排版 / 段松秀

封面設計 / 陳怡捷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4 內湖區舊宗路 2 段 121 巷 19 號（紅螞蟻資訊大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4 年 6 月 BOD 一版

定價：298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4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導讀】重印記

蔡登山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五十五歲。當時有郭大砲（郭國基）罵死傅大砲的說法。對於此事，當時的教育廳長陳雪屏在文章上有他親歷的說法，他說：「二十日省參議會開會，一整天都是有關教育行政的詢問，下午的會議中開始都由我答覆，最後郭參議員國基提出臺大招生放寬尺度及教育部存放臺大的器材處理問題，須由孟真先生答覆，他答覆完畢為六時十分，走下發言臺時我看到他步履不穩，上前扶持，他只說『不好……』便倒在我身上，立即昏迷，當時劉參議員傳來（是一位醫生）幫同把他扶臥在列席人員所坐的一排椅子上，我的公事包便做為枕頭。從此他再未清醒，各種救急的治療都無效果，延至當晚十一時二十分逝世。」對於傅斯年是否確為郭大砲濫施轟擊所氣死，陳雪屏有所澄清，他說：「郭參議員平日在議壇上對行政方面詢問，往往盛氣凌人，不留情面，故有大砲之稱。而他卻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視為前輩。當日所詢問的兩點本來很容易說明，五分鐘便足以了事。孟真先生費了三十分鐘，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態度，婉為解釋大學的入學考試必須保持公平，杜絕情面，因而不便輕易降低標準，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澈明瞭此點，故不惜費辭。無論問者、答者雙方詞

意中均未攙雜火藥氣味。第二天一部分臺大學生包圍省參議會要對郭國基有所行動？我曾趕到現場，和黃朝琴議長將當時實際情況說明，學生才散去。」由此可見傅斯年為郭大砲氣死的傳聞是以訛傳訛的說法。

本書原名《長眠傅園下的巨漢》是蒐集傅斯年去世後的追悼文章，有其一手的史料價值，上述陳雪屏的文章，即是一例。而更有傅斯年的師友、學生，如胡適、蔣夢麟、羅家倫、陶希聖、朱家驊、王世杰、李濟、陳雪屏、英千里、那廉君、程滄波、毛子水、董同龢、何定生、屈萬里、伍俶、陳槃、王叔岷等等的重要回憶文章，他們從各個不同層面來回憶這位北大的同學同事及台大的校長，從思想人格到為人處事甚至到辦公室裡的傅校長，可說是近身觀察傅斯年的一紀實文集。當然此書還蒐集到當時的《台大校刊》、台大各社團的刊物裡同學的懷念文章，及各報社如《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公論報》的社論及採訪。這些在歷經六十於年後的今天，可說是蒐羅匪易了，更見其歷史文獻的珍貴，因之我們將其重印打字校對，令此一史料不致於湮滅，並更名為《懷念傅斯年》，讓讀者更加一目了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懷念傅斯年 / 胡適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2014.06

面 ; 公分. -- (史地傳記類)

BOD 版

ISBN 978-986-326-259-6 (平裝)

1. 傅斯年 2. 臺灣傳記

783.3886

103008749

讀者回函卡

感謝您購買本書，為提升服務品質，請填妥以下資料，將讀者回函卡直接寄回或傳真本公司，收到您的寶貴意見後，我們會收藏記錄及檢討，謝謝！

如您需要了解本公司最新出版書目、購書優惠或企劃活動，歡迎您上網查詢或下載相關資料：[http:// www.showwe.com.tw](http://www.showwe.com.tw)

您購買的書名：_____

出生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學歷：☐高中(含)以下 ☐大專 ☐研究所(含)以上

職業：☐製造業 ☐金融業 ☐資訊業 ☐軍警 ☐傳播業 ☐自由業
☐服務業 ☐公務員 ☐教職 ☐學生 ☐家管 ☐其它_____

購書地點：☐網路書店 ☐實體書店 ☐書展 ☐郵購 ☐贈閱 ☐其他

您從何得知本書的消息？

☐網路書店 ☐實體書店 ☐網路搜尋 ☐電子報 ☐書訊 ☐雜誌
☐傳播媒體 ☐親友推薦 ☐網站推薦 ☐部落格 ☐其他_____

您對本書的評價：(請填代號 1.非常滿意 2.滿意 3.尚可 4.再改進)

封面設計____ 版面編排____ 內容____ 文／譯筆____ 價格____

讀完書後您覺得：

☐很有收穫 ☐有收穫 ☐收穫不多 ☐沒收穫

對我們的建議：_____

請貼
郵票

11466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

BOD 數位出版事業部

.....
(請沿線對折寄回，謝謝！)

姓 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女 ☐男

郵遞區號：

地 址：_____

聯絡電話：(日) _____ (夜) _____

E-mail：_____

目 錄

【導讀】重印記／蔡登山	i
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胡適	1
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傅樂成	10
回憶幼年時代的傅校長／英千里	38
辦公室裡的傅校長／那廉君	40
是夢？卻是真！——傅夫人痛述伉儷生活／王林	42
孟真與我——傅夫人揮淚悼亡夫／理璜	47
元氣淋漓的傅孟真／羅家倫	49
憶孟真／蔣夢麟	64
記傅孟真／程滄波	67
再記傅孟真／程滄波	75
我與孟真的交注／毛子水	80
憶傅孟真先生／朱家驊	84
傅先生在政治上的二三事／王世杰	88

孟真先生的個性

——坦白、負責、尊崇真理、富主義感／孫德中	91
損失太大了／何定生	94
敬悼傅孟真先生／屈萬里	97
回憶傅先生在臺大的注事／屈萬里	107
憶傅斯年先生／金耀	112
值得青年們效法的傅孟真先生／李濟	115
傅孟真先生軼事瑣記／屈萬里	118
北大與臺大的兩段注事／陳雪屏	122
傅斯年先生二三事／《中央日報》	126
傅校長的民主／東木	130
傅孟真先生／陶希聖	134
追記傅斯年先生／張力耕	137
憶孟真／伍淑	141
師門識錄／陳槃	145
弔傅斯年先生／羅敦偉	149
讓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李方桂	151
弔傅斯年先生／黃文山	154
哭傅斯年先生／公孫羽	157

悼傅斯年先生／張丕介	159
精神不死／劉鐵軍	161
悼傅校長孟真先生／錢用和	162
傅校長與臺大／杜維運	166
悼念我們的傅校長／趙元暉	170
憶我們的傅校長／張勉	174
傅校長沒有死／唐本祥	176
一個深刻的印象／羅聯添	178
校長活在我們的心裡／周季翔	180
憶傅校長／錢照	184
憶傅校長／李守藩	187
念校長／呂瑞伯	190
回憶二三瑣事悼校長／林恭祖	193
一語難忘／劉瑛	195
我認識的傅校長／傅啓學	197
紀念傅孟真先生／勞貞一	199
悼念傅孟真先生／蘇鄉雨	201
輓傅孟真師／王叔岷	203
哀悼孟真先生／余又蓀	204

我不配說傅先生多麼偉大／董同龢	206
悼校長／臺大蓓蕾社	207
哭傅校長／徐本智	209
悼傅校長／劉溥仁	211
悼傅校長孟真先生／曹志源	213
悼傅校長／張景樵	215
敬悼傅斯年先生／《公論報》社論	216
悼傅孟真先生／《中華日報》社論	219
傅孟真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祭／屈萬里	222

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胡適

今天這個日子，實在不容易說話。昨天我花了一個晚上把孟真遺集的鉛樣本從頭翻了一遍，所以格外體會到陳院長剛才所講的話。的確，我們失掉了這樣一個人，是很不容易得到一種補償的。孟真同我是幾十年的朋友，想不到在這個時候我會參加這樣的一個紀念會。在今天的紀念刊上曾印出我的一篇短文，是寫孟真遺著的序。這雖然是一篇短文，寫來卻很用心。其中曾說：孟真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同時理解力和判斷力也最強。他能夠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濶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又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許多難得的才性於一身。有人說他的感情很濃烈，但認識他較久的人就知道孟真並不是脾氣暴躁的人，而是感情最熱，往往帶有爆炸性，同時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的人。像這樣的人，不但在一個國家內不容易多得，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容易發現有很多的。

剛才陳院長曾說到孟真在臺灣這幾年的貢獻。我個人感覺到他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一個力量。在學校裡做學生，在新潮社辦《新潮》雜誌，以及後來在外國留學，都是那些團體中的一股力量。他從歐洲回國以後，在朱先生領導的中山大學文學院，後來又在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二十多年，也是那些團體中的一個力量。在重慶、南京、臺灣等處，又是一個力量。他這樣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發揮其領袖的才幹。他有學問，有辦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膽量；敢說話，敢說老實話，這許多才性使他到處成為有力量的人。我總感覺，能夠繼續他的路子做學問的人，在朋友當中也有；能夠繼續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這樣一個到處成為道義力量的人還沒有。所以他的去世，是我們國家最大的損失。在他過世二周年的時候使我感到最傷痛的，也是這一點；這是沒有法子彌補的。

今天我很簡單的說一說孟真的思想。剛才主席說我在他過世的時候寫過紀念的文章；其實我沒有寫。朱先生講的，大概是指當時在《臺大校刊》所發表的我致在臺北的一位朋友的信而言；在這封信中，我曾說起孟真的去世是我們國家的大損失。為什麼二年來沒有寫文章紀念他呢？實在是因為我與孟真的感情太深，拿起筆來就有無限的傷感，所以紀念的文章總是寫不出來。昨天我看他的遺著，找出其中幾點，是可以為敬愛孟真的朋友們談一談的。

孟真活了五十五歲，他早年的情形我不很知道。我們可以把他的從做學生時代到死，分為四個部分來說。第一部分是他的青年做學生時代的思想；第二部分是他的壯年個人做學術時代的思想；第三部分是他的壯年時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時代的思想；第四部分是他晚年的思想，也是國家最危急最動盪的時候的思想。

第一，先說他做學生時代的思想。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給他校閱的，在新青年雜誌上刊出來。那時候，他就是最能了解當時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的人。我在若干年後才知道他在很早的時候就是胡適之的「保駕人」，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替我作了保護的工作。諸位

看過顧頤剛先生的《古史辯》第一集，上邊一個七萬字的長序嗎？裡邊曾說到我當時在北大教哲學史的情形。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的想剷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那時候他很注意北大一般教授提倡的新思想，他知道這個運動要成為一個很大的力量，就與他的一班同學朋友辦了一個《新潮》雜誌。他在《新潮》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現在都已收集在遺著第一冊裡邊。從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那個時代的思想，是贊成文學改革，白話運動的，是贊成新思想的。我可以引一段他的文字來代表他早年的思想。這篇文章叫做〈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他認為文學改革應該引起一個思想的改革運動。任何文章都可以用白話來寫；幾百年來曾有人用白話寫過最好的小說、詩、詞、曲等。但最重要的是白話文學運動應該是一個新思想運動；如果這個運動中沒有新思想，那麼這個運動是站不住的。所以他說：「用手段高強的文學，包括著『人的』思想，促動大家對於人生的自覺心，是我們的使命。」又說，「未來的真正中華民國，還須借著文學革命的力量造成。」這是很大膽的說法。他的結論：「是真正的中華民國必須建設在新思想的上面，而新思想必須放在新文學的裡面。」他年

輕的時候這樣主張，到了晚年還是這樣主張。他所說的「真正的中華民國必須用文學革命的力量造成」這個理想，到現在還沒有能夠完全實現。這一點是我們後死的朋友應該接受而努力的，同時又是後死的朋友們應該常常想念到的。他的早年思想是前進的。他在文學改革新思想運動上是一個領導者，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能指導出一條正確的大路。

第二，他留學國外時期的思想。他初回國時，即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兼授文史功課。在這個時期，以及後來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時候，常將留學時所想過的許多有關古史或古代中國文學史的問題加以探討。他不贊成用哲學史的名字來講中國思想，而主張用中國思想史的名字。他的壯年幾本最偉大的，繼往開來的學術論著，都是在留學時期中就已想到的，他以最強的記憶，能夠綜合起來，在舊的材料中，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再配上新的材料，找出新的重要的問題。這個時期我們可以說孟真在中國學術史上佔了一個最高的地位。這就是他三十一歲至四十五歲這一時期。

我可以舉出這個時期中他的幾篇文章作說明。(一)《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這是一部了不得的著作。我們知道，凡是一個大的思想家，往往撒出許多種子；有些種子掉在石頭上被人踏碎了，有些種子撒在肥沃的泥土上，有了生命，就發生了力量。昨天晚上，我看他的書，想到恐怕有許多朋友都還不能十分了解他的重要性。一九二六年我到巴黎；他那時在柏林，知道我來到法國，特地從柏林趕來與我同住了許多天。我們白天同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讀書，晚上在中國館子吃飯，飯後常常談到晚上一二點鐘，充分互相討論。那個時候他就已經撒下了許多種子。他說：中國一切文學都是從民間來的，同時每一種文學都經過一種生、老、病、死的狀態。從民

間起來的時候是「生」，然後像人的一生一樣，由壯年而老年而死亡。這個觀念，影響我個人很大。說到這個觀念，我們常常想起孟真貢獻最大的就是他的思想。中國文學無論是小說、詞、曲、詩，都是來自民間，慢慢的才跑到上層，影響到士大夫階段。但到了士大夫手上以後，就慢慢的老了、死了。這個觀念，曾經在他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撒下許多有價值的種子。我相信這些種子將來還可以繼續在中國文學史方面發生影響。(二)〈史學方法導論〉：在現在看起來還是有許多有價值的種子在這個導論裡邊。(三)《性命古訓辯證》：這是他唯一的一部寫成書的著作，其中方法是值得我們繼續的。(四)《古代中國與民族》：這是他沒有完成的一部大書，有的時候也想定名為「民族與古代中國」。這是說明古代民族的來源的。可惜這部偉大的著作沒有完成。但他曾經發表了幾篇論文：如〈姜原〉，提供了許多有助於研究的材料；另一篇為〈周東封與殷遺民〉，說明從周室東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個東部的情形。這一篇文章我公開承認影響我最大，最能夠表現他的思想。再有一篇是〈夷夏東西說〉，出版在蔡先生六十週年紀念特刊上；搜集的材料豐富，將東西夷夏加以區分；很少人有這樣銳利的眼光。

現在回過頭來談談他〈周東封與殷遺民〉這篇文章。我在中國哲學史內提到古代服三年之喪這個問題，感覺到很困難。孔子的弟子宰我曾說一年就夠了，但孔子卻說「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過了一百年以後，當滕文公繼承他父親為滕候時，孟子居然說動了滕文公，說喪禮應服三年。但當時滕國的士大夫都不贊成；他們都反對「三年」。他們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這兩句話與孔子的話是衝突的，孔子說三年之喪為天下之通喪，而滕國的大夫又說魯國未曾行過，我滕國也沒有行過，究竟是